

盗火者文丛

漏室鸣

——卞之琳散文随笔选集——

中央编译出版社

盗火者文丛

漏 室 鸣

—— 卞之琳散文随笔选集 ——



中央编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漏室鸣/卞之琳著.

—北京:中央编译出版社,2005.2

(盗火者文丛)

ISBN 7-80211-054-8

I. 漏... II. 卞...

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39008 号

漏室鸣

出版发行:中央编译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内冠英园西区 22 号(100035)

电 话:66560272(编辑部) 66560299 66560273(发行部)

网 址:www.cctpbook.com

E-mail:edit@cctpbook.com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880×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:268 千字

印 张:12.25 插图:20 页

版 次:2005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24.50 元

“盗火者文丛”序

鲁迅曾把从事西方文化研究、翻译、介绍工作的人，称之为普罗米修斯式的“盗火者”，对这类人来说，这无疑是一种荣誉。

在此称谓中，其行为性质之有益、目的理想之崇高与行为方式之尴尬、之被侧目而视，虽成强烈的反差，但其所具有的悲怆性是不言而喻的。不过，以平常心观之，而不加拔高与崇高化的话，那么，应该说，这种悲怆性与其说是完全来自这种工作与事业本身的内在价值，不如说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侧目而视的时代环境与条件所造成的，是“时势造英雄”的结果。

说到“火”，“火”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，远远并非“革命之火”、“斗争之火”、“造反之火”，并非我们曾亲身感受过其炽热度、其灼伤度、其毁灭性的那种“火”，而是人类从野蛮状况走向文明状况的第一个标志、第一个牵动力。对于人类而言，它首先意味着光亮，意味着温暖，意味着熟食；它代表了文明，代表了进步，代表了工艺，代表了科学，代表了光明，代表了思想意识的飞跃，代表了可持续的社会发展与确实实的社会进步。

以此观之，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条件下，这“火”，概而言之，就是科学与民主，是人文主义、人道主义，就是新观念、新思维、新视角、新方式、新方法。在泱泱古国里，这些东西有多少根基，有

多少存货,我们无法妄论,但至少可以说是不够用的,于是,就有一个引进的需要。而引进者不过就是古丝绸道上的贩运者、驼队,就是在大江阻隔下的摆渡者而已。鲁迅所指不外如此,并无惊天动地之意,只不过由于中国社会积习甚深,惯性甚大,反倒常常容易引起“侧目而视”,甚至阻力重重,引进者、摆渡者反倒成为“盗者”。

在二十世纪的中国,不论引进的通路是否崎岖,不论摆渡的航道是否曲折,这条道路上倒是络绎不绝的,完全堵塞的时日毕竟有限。在这条道路上前者呼,后者应,行者不绝于途,即使也有彻底被杜绝、被根除的时期,但“春风吹又生”,后继者仍踽踽前行不止。于是,一个世纪下来,在中国就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文化景观,盗火者景观、摆渡者景观,这一景观就像古丝绸道上的行者与驼队的景观,值得后人念想,值得后世留存,哪怕只是若干浮光掠影、“断简残篇”。

这便是编选“盗火者文丛”的初衷与立意。

上个世纪,在中国,致力于研究、翻译、介绍西方文化并有突出业绩的人士,多如满天繁星,当然,其中更对跨学科文化有广泛兴趣,更对社会现实有人文关切,并常发而为文,产生了社会影响,形成了学者散文此一特定文化景观的才人,其数量相对会较小一点,即使如此,为数亦很可观。以这一景观为编选对象,本应是一项巨型的文化积累工程,然而,在物质功利主义大为膨胀的条件下,人文出版殊为不易,加以版权壁垒的限定更增加了难

度。幸有中央编译出版社,特别是韩继海先生出于无私的人文热情,大力予以支持,得以出版目前的十种,权作为抛砖引玉,以对社会人文积累略作奉献,以其待更有希望的来日。

最后,对各集作者与作者家属的合作表示衷心的感谢!

柳鸣九

2004年8月



卞之琳像（1998年）



卞之琳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期(1930年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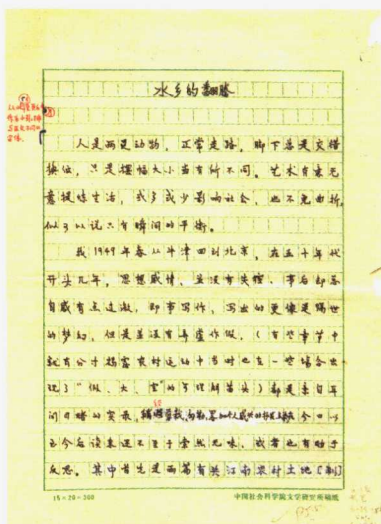
1934 年与靳以摄于北平北海三座门大街 14 号
《文学季刊》编辑部。（右为卞之琳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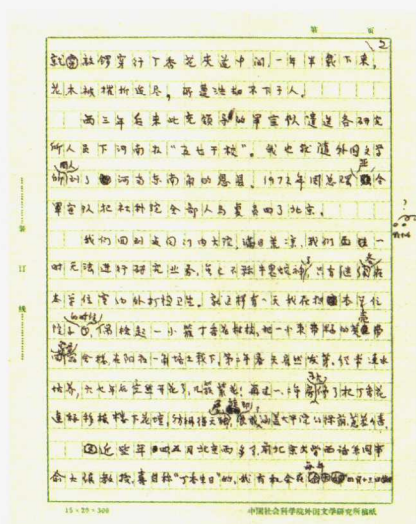
1936 年在青岛海滨与何其芳合影



1939 年 1 月在太行山响堂铺
(身后汽车为日军被八路军击毁遗弃众多车辆之一)



卞之琳手迹《水乡的翻腾》



《离合记》手稿



在写作中



1955年12月在波兰华沙密茨凯维支展览会上



1981年在荷兰参加博士论文答辩



1980 年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与周策纵教授合影



1991 年在冯至家中合影



与林庚合影（1991 年）



参加会议时与艾青在一起（1979年）



北京东城赵堂子胡同15号臧克家旧居（已拆），卞经常步行15分钟来此小坐



与金克木合影（1991年）



在北京大学与闻家驊、季羨林合影（1991年）